



光孝塔夕照

◎彭常青

临时疏导员

◎倪防震

盛夏的阳光如融化的金子般倾泻而下，洒在安徽318川藏线的山峦间。这条被誉为“安徽天路”的公路，宛如一条丝带缠绕在群山之中，正载着我和亲友的欢声笑语，在层峦叠嶂间蜿蜒前行。车窗外，革命旧址的红色标识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本是一段追寻初心、饱览风光的惬意旅程，却在六道湾到2.8拐的路段，迎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考验”。

安徽318川藏线的六道湾与2.8拐是整条线路中极具特色的路段。六道湾以连续六个急弯闻名，公路在山间盘旋而上，每个弯道都能带来截然不同的风景，从谷底的潺潺溪流到山腰的苍翠竹林，再到山顶的开阔视野，一步一景让人流连忘返。而2.8拐则因在短短2.8公里的距离内密集分布着多个弯道得名，这里路面狭窄，最窄处仅容两车勉强会车，两侧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加上沿途设有多个视野绝佳的观景台，成为游客们必打卡的网红景点。每到旅游旺季，这里便成了车流最密集、通行难度最大的路段，也是最考验驾驶技术和交通秩序的“咽喉要道”。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更是一名有着二十几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踏上这条红色公路前，我特意把退伍时保留的那身海洋迷彩服塞进了后备箱——这“老伙计”跟着我走过了十几年军旅生涯，褶皱里藏着训练场的汗水，针脚间缝着对军营的眷恋。当时谁也没想到，这身压在箱底的迷彩服会在几个小时后成为车流中最亮眼的色彩。

车行至六道湾附近时，前方的车流像被施了魔法般渐渐停滞。原本有序的队伍如同被按下暂停键，绵延的车龙在山路上盘成了沉默的长蛇。我探头望去，只见网红打卡点旁停满了拍照的车辆，双向车道被挤压得只剩窄窄一线，不少司机探出头焦急张望，孩子们在车厢里烦躁地哭闹，连山间的风都带着几分焦灼。

“我来疏导一下！”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拉开车门的刹那，阳光洒在身上，迷彩服的褶皱里仿佛都透出军人的刚毅棱角——这身衣服，从来都不只是一件衣裳，它是责任，是担当，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走到路中央，十几年军旅生涯练就的敏锐和参与南通市文明城市创建交通安全志愿者服务的经验让我在瞬间看清了症结：打卡点车辆随意停放、会车空间不足、司机缺乏统一指引。六道湾与2.8拐本就弯道密集，加上游客为了拍摄最佳角度随意停车，双向车道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一旦有车辆试图会车，整条路便彻底堵死。我先向正在忙碌的交警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同志，我是退役军党员倪防震，在老家江苏南通做过文明城市创建交通安全志愿者，让我来搭把手！”交警眼中闪过惊喜，连忙点头：“太需要了！这段路弯道多，游客停车拍照的又多，你在中间协调会车，我去清理一下违规停放的车辆！”

没有指挥棒，我的手臂就是最精准的信号；没有交通岗，路面就是我的“战场”。站在六道湾最陡峭的一个弯道交会处，我下意识地挺直腰背，像在部队时那样身姿笔挺。右臂抬起，掌心向前，标准的停止手势干脆利落，示意下坡车辆暂停等待；左臂侧平举，小臂上下摆动，引导上坡车辆依次通行。这些动作早已刻进肌肉记忆，在部队执行交通保障任务的日日夜夜里，我曾在无数个清晨和黄昏重复过千百次。

阳光透过山间薄雾愈发刺眼，汗水很快顺着眼角滑落，滴在迷彩服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但我丝毫不敢分心，眼睛紧紧盯着来往车辆的轮胎轨迹，尤其是经过2.8拐最窄路段时，必须精准判断两车间距，确保车轮不超出路面边缘。有辆越野车试图在弯道处停车拍照，我立刻上前示意：“师傅，前面200米有正规观景台，带护栏更安全，这里停车太危险，您先开到观景台再拍

照！”司机看着我满身的汗水和标准的手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好嘞！听你的，咱不能给美景添堵！”

“看这位同志的军装和动作，肯定是当地专门安排的疏导员吧？”旁边车窗里传来游客的感慨。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只是个普通游客，但这身迷彩服给大家莫名的安心。有司机摇下车窗递来矿泉水，我笑着摆手：“谢谢，你们安全通过比啥都强。”遇到对路线不熟的司机，我会特意上前叮嘱：“前面2.8拐弯道急，记得减速鸣笛，观景台有停车位，到那儿再好好拍照。”大家都很配合，原本混乱的打卡点渐渐恢复了秩序。

阳光越来越烈，迷彩服的领口早已被汗水浸湿，贴在背上沉甸甸的。但看着车辆像解开束缚的溪流般重新顺畅通行，听着孩子们的哭闹声变成笑声，我心里那股劲儿更足了。有位阿姨从车窗里探出头说：“同志辛苦了！要不是你，我们还不知道堵到啥时候呢！”简单的一句话，像山间的清泉般滋润着我的心。

半个多小时后，在我和交警的配合下，违规停放的车辆被疏导至观景台，双向车道恢复了畅通，路段彻底恢复通行秩序。我回到车上，妻子递来纸巾笑着说：“看你这满头大汗的样子，跟刚从训练场下来似的。”我擦着汗，心里却甜丝丝的：“累啥？穿上这身衣服，就觉得身上有股劲儿。咱是退役军人，更是党员，在哪儿都得发挥点作用。”

车继续前行，后视镜里的六道湾与2.8拐渐渐远去。机缘巧合，这里留下了我临时疏导员的身影，也收获了一大波的好感。细想之，这实在微不足道，只是做了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共产党员该做的事。军装虽已脱下，但军人的底色不会变；岗位虽有转换，但党员的初心永远在。那身被汗水浸透的迷彩服，是我对军旅生涯的致敬，更是对“为人民服务”誓言的践行。

以文字为灯

◎郝贵良

玉兰
一瓣

时光的河漫过周年的刻度，光影在记忆里叠成72帧照片。每一帧都是黎化先生72载生命的星火，轻轻颤动着，似要从相纸里跳出来，讲那些与文字、与故乡、与热爱有关的故事。

通州的晨光里，曾有个布衣少年攥着铅笔，在作业本边角涂写心事。文学的种子，就这么在心底生了根。后来他背上行囊赴青海，雪域军营的风淬硬了他的笔锋，也焐热了字句里的深情。再归故乡时，江海的潮汐漫过他的日常：校园的晨读、报社的夜灯、文化馆的墨香，都成了笔下养分，让文字如春潮漫溢，晕染出通州一方文学的晴空。

先生以小说为舟，在文字浩海破浪。《蓝眼睛》的幽光如暗夜烛火，探向人性褶皱里的善恶纠缠、欲望与良知的角力；《黄海滩恩仇》裹着滩涂盐粒的粗粝，字间满是泥土温度，写尽家族羁绊、乡土眷恋，以及普通人在命运齿轮下的挣扎与相守；《女人风华》里的女子，或于苦难坚挺，或在时代浪潮守本心，细密如针脚的描写，将人性奥秘缝进故事肌理。尤值一提的《江海祭》，字字扎进江海泥土汲取咸腥，又向上攀援托举人间悲歌。

他亦以报告文学与人物传记为履，丈量世界广度与思想深度。踏足南非洲旷野时，风沙漫过脚踝，便有了《闯荡南非洲》里的异域叙事；追寻陶行知足迹时，晨露沾湿衣角，《沿着陶行知的足迹》便浸了理想的温润。《话说陈独秀》《苏立斋思想》《诗，通向远方》的墨痕，更是他伏案沉思的结晶——不偏颇功过，不盲从定论，只以敬畏之心审视历史，以赤诚之意打捞思想星火。他以行走为笔、见闻为墨，将远方故事与心中理想熔铸成滚烫文字，让我们在字里行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更丰盈的灵魂。

而1200多篇“黎化片言”，则是他撒在清晨的星子。这些片言，成了无数人清晨案头的“精神早餐”——没有浓油赤酱的盛宴，只是一碗温热的小米粥、一碟脆爽的腌菜，一口下去，胃暖了，心也亮了。

先生更以戏剧为桥，一头连纸笔赤诚，一头通人间烟火，让观戏人在桥上遇见熟悉的自己。《瓦匠女人》的戏台搭在巷陌深处，将寻常日子的烟火气焐得滚烫，显尽平凡人的坚韧与温情；《范老爷订婚》搬来市井热闹，判词藏人情、戏词含哭笑，观众笑中带泪，恍见身边事。即便生命尾声，他仍心系这方戏台：未竟的《美好的店》终登舞台，小店随时代变迁，以温馨现实主义传递正能量，让观众在笑泪中读懂改革开放的价值，以及“人离去，美好仍在”的暖意。病榻之上，他心心念念的仍是原创通剧《濠河月》——这部融通州水韵与清末民初历史的作品，讲刺绣大师沈寿创女红传习所、编《雪宦绣谱》的匠心。

最后一帧照片，定格在谢幕的光影里。先生笔尖挑着时代的烛火，那是他对世事的敏锐感知；衣襟沾着黄海滩的盐粒与江海雾霭，那是他与故乡的血脉相连；眼底盛着未凉的濠河月色，那是他对世间美好的眷恋。

先生虽已离去，但他留下的文字，早已成了不灭的灯——照着后来者在文学路上探索，在生活海里前行，追寻那份如他一般自由、独立而有趣的灵魂。

心窗
片羽